

十面埋伏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82年12月26日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可就在这一天的早晨，我被T县警方以涉嫌强奸为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行带

刘诚著



刘诚 著

十面埋伏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十面埋伏 / 刘树之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513-0000-1

I. ①十…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6149号

十面埋伏

作者 刘 诚
责任编辑 马凤霞
封面设计 可 峰
版式设计 吴艳菊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汉中中信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3.37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00-1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3000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土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圣经·创世纪》

本能——这个词，代表了所有产生于身体内部并且被传递到心理器官的力。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目 录

- 1、你被收审了 /001
- 2、收审站三号 /006
- 3、今夜照无眠：一半海水、一半噩梦 /013
- 4、剃头与照相 /022
- 5、第一次提审 /028
- 6、第二次提审（一） /042
- 7、第二次提审（二） /052
- 8、有国家在，没有人敢扣发我们的伙食 /060
- 9、第三次提审 /066
- 10、向空中取火 /076
- 11、残酷的大肉 /086
- 12、一些有关命相学的粗浅知识 /097
- 13、今年过年不审案 /105
- 14、春天·第一次放风 /113
- 15、春天·第二次放风 /119
- 16、上面来的官员 /124
- 17、段美丽（一） /133
- 18、段美丽（二） /139
- 19、段美丽（三） /146
- 20、段美丽（四） /152
- 21、北京猿人之死 /160
- 22、段美丽（五） /165
- 23、第四次提审 /172
- 24、最是那一夜的心痛：神在设伏、神在追捕 /178
- 25、别了酉江 /185

1、 你被收审了

多年以后回想当时的情境，我仍然羞愧得无地自容：1982年12月26日，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可就这一天的早晨，我被T县警方以涉嫌强奸为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行带走。

押送我的专车是一辆老式的军用吉普车。那时像这样的车学院一共两辆，通常归领导出行代步，可既然T县警方要求派车，学院也只有无条件配合。开车的师傅姓刘，一向十分相熟，只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没什么好说，只管手握方向盘把车开得飞快。我坐在后排，一副锃亮的铐子戴在手上，那种凉凉的、下坠的、多少有几分怪异的仿佛有毒的感觉，真是深入骨髓，让人暗暗心惊。这肯定是各种趋势中最坏的一种了。正如墨菲定律所示，人生在很多时候其实是由尴尬构成：会出错的事情总会出错；你越是担心某种情况发生，就越是有可能发生。此前当然也有过最坏的考虑，可是当悬垂很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砰然坠落，仍让人惊骇莫名——在经过了T县警方长达三个多月马拉松式的刑事侦查之后，我作为案件的主角，显然已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只能听天由命，任由命运的小船载我，驶向前方一片凶险莫测的深水。

多少显得有些局促的车厢里，气氛极度压抑和沉闷。T县公安局预审处处长——一位矮胖的中年警官，像是不胜满身的赘肉，面无表情地坐在副驾座位上，随车子的颠簸轻轻地晃动着身子。

“警察真他妈不是人干的。天这么冷，人家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我们该出动还得出动。”预审处长说着呵呵一笑，“还是开车好，满世界跑。听说路上老有想搭便车的漂亮女人向你们直招手？”

“哈哈，哪有。至少我还从来没有碰到。”刘师傅大笑，“开车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好吃。苦。再说，风险大。干我们这行，不出事的几乎没有。不像你们警察，有地位，待遇高，在社会上吃得开。”

“哈哈！那是你不在行。真做了警察，没准又悔青了肠子。我们局里就有，老大连女人也找不上。就说我，大小也算个处长吧？其实这个小小的处长也没什么当头，整天跟狡猾的罪犯打交道，烦。你不是在为国家工作吗？听起来蛮好听的，可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一个看不见的大东西，大得不得了，构造复杂得不得了，你处在哪一部分的什么位置？你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螺丝钉。再说了，巴结

国家的人那么多，你爱干不干。你不干，国家也垮不了；你拼命干，除了和别人一样拿一份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工资，也没见国家对你有什么好。工资也就几十块，老不见涨。苦不必说，还特招人恨。最近东北就出了事：一个重刑犯刑满释放，一出狱就行凶报复，用钝器把当年办案的警察活活打死了。”

“是吗？”

“你不是在为国家干活吗？他杀不死国家，却能轻而易举地杀死你。”

预审处长说着，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下意识地朝我看看。

“这种人毕竟只是少数。”刘师傅不无恭维地说道，“经过改造，想必多数罪犯还是能认罪伏法、重新做人吧！”

“那是那是。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预审处长瞥一眼刘师傅，“还记得不？大前年你们学院一大学老师强奸案发，我来收人，开车的好像也是你。”

“没错。也是深冬，干冷干冷的，从不封冻的西江都结了冰。”

“说来也怪，轮到我收人都是强奸犯。他妈和强奸犯有缘。”

“强奸多发嘛。”刘师傅笑道，“再说强奸案复杂，肯定需要高手。”

“那是那是。”

二人一时无语。

预审处长姓吕，对我说过不少好话。说你的问题不大，恋爱嘛谁不恋爱，何况是在恋爱的年龄；不要有思想压力，说清楚就行，要相信政府相信组织。期间也曾有过激烈的争执，不过总的说来态度亲和，从不故意刁难。谁知后来脸说变就变——他说，根据T县公安局的决定，你被收审了。

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学院保卫处的办公室。那里案发后我到过多次，每一次都有人招呼坐下，递上茶水。在进入谈话正题前，军转出身的保卫处毕处长通常不痛不痒地开导几句，有时还和我开个玩笑，拉几句家常，只是这一次风云突变，直觉黑云压城，气氛与以前已是截然不同。

“站好！”

看到我被带了进来，毕处长突然一声断喝，随即有人给我戴上了手铐。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入冬以来本来就低的气温，大幅骤降直到冰点。屋子里站的坐的坐有很多人，大家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气氛诡异而紧张。努力稳定一下精神，看见靠窗的位置还坐着一位警官——就是这会儿在副驾位置上昏昏欲睡的这位预审处长，他面无表情地抬眼看看我，接着用浓重的地方口音说道：“根据T县公安局的决定，你被收审了。”说着随手递来一张表格。

这是一张《收审决定书》。事主栏用钢笔写着“原野”字样，收审事由栏写着“强奸”字样。局长意见栏内有一个潦草的签名，我认不出来，下边有签发日期：1982年12月26日，加盖着T县公安局的大红印章。

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和平年代平凡生活中极其可耻的刑事犯罪，所有刑事犯

罪中最可耻、最为人不齿、而又最骇人听闻、往往伴随着血腥暴力的一种犯罪，辩不容辩逃无可逃！穷于应对！还有比这个更加可耻的吗？我的心跳加速，听得到它重重地撞击心房的声，每一下都重重地砸在了最脆弱的某个部位，我甚至想到——如果不能想办法稍稍缓和一下，以这样的力度和频率，也许会将心房两壁的某个位置砸穿。这下完蛋了，事情闹大了，难以收场了。几个月来勉强得以保全的名誉完蛋了；收入也许不尽如人意、却相当稳定、足以令一般人垂涎的一份公职完蛋了；诗歌的事业完蛋了。至于婚姻家庭和不断晋级的职业愿景，这些稳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保障，也随之化为泡影。随着冰冷的手铐戴上双手，自由就此终结，青春被彻底埋葬。几个月来，看样子可以不必让家里知道、也不必让亲朋故旧知道的种种努力最终归于破产——根据我对法律的粗浅了解，再过二十四小时，诗人原野被逮捕法办的消息，就会传到远在黄河岸边的老家，在那个平静的县城不胫而走，这对一位视尊严胜于生命、执意要做成大事、相信也一定能做成大事的青年诗人来说，无异于让他就地死掉。

猜想当时我的额头一定冒出了汗珠：我已经被突如其来、步步紧逼的厄运逼向墙角，一场差不多就要平息的婚恋风波忽然再起险风恶浪，就像一条小船惨遭风暴蹂躏，安全返航的希望即或有，那也是十分渺茫！

“想干什么？逮捕吗？”我厉声质问道。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大不了鱼死网破。非常时刻，一股凛然之气忽然从心底涌起，流遍全身。

“没说逮捕啊，你再看看。”姓吕的处长说着，指了指那张表格。

我又细细看一看这张表格，的确没有在上面找到“逮捕”字样。

“收容……审查？”我暗自掂量着这几个字的分量：先不管“收容”什么意思，既然还是“审查”而不是“逮捕”，是不是意味着还没有沦落到山穷水尽的绝境？

“到局里也是为了保护你，让你集中心思继续交代问题。你也知道，有人想对你动武。”姓吕的处长说着呵呵一笑：“就这样老毕，人我带走了。”

“好。大冷的天，让你辛苦了！”毕处长客气地说道，随即又转向我：“下去收拾一下，带足了过冬的东西。去了以后呢好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没什么好说，我点点头，被这伙人押着，穿过学院偌大的教学区和生活区。

这惊人的一幕就发生在刚才。正是课间操时段，灯光球场一带站满了青年学生，人们在第六套广播体操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音乐声中，懒洋洋地做着各种动作，有些动作看起来相当滑稽可笑，不过这些消极怠工的行为在我看来已是遥不可及，就像天堂里诸神之间的游戏一样高不可攀。我心里清楚，通过这一次游街式的穿行，这一爆炸性新闻的超级能量将在这座高等学府迅速释放，直至扩散到它的每一个角落。选择这样的时间显然是蓄意的，因为这有利于引起围观，使警方通常紧张而诡秘的抓捕行动成为一次表演，以期收到尽可能强烈的戏剧性效果。我体会到个人面

对社会的渺小和无力，体会到那些能够把一个人公然铐走的人在人格上的优越。

穿过一座集镇，车加快了速度。这是一条乡间公路。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除了从不同方向穿越平原的两条国道铺上了沥青，像这样低等级的乡间公路通常只有四五米宽，没有作任何硬化处理，一路曲曲折折、坑坑洼洼向前延伸，两年前到T县春游时也曾走过一次，现在看来没什么变化，只不过因为是在深冬，看上去更加萧索、冷落和荒凉。从司机和预审处长之间的空当向前看，天阴阴的，太阳也许是朗照的，只是看不到它的方位，只看到前方雾霭深锁，白茫茫的一带，像是梦中的冰河。天气不能说是很冷，给人的感觉却干冷干冷，很不舒服。春天看起来还相当遥远，各种各样的树木，散兵线一样排列在公路两侧，大都脱光了叶子，光秃秃的，细细的枝条伸向空中。这是一些柳树的树桩，枝丫被人砍掉了，好端端的树就只剩下一截低矮的树桩，每年却蓬生出满树的新枝，有的在远处的麦地里，有的就在路边，像是一些佝偻的老者，一头乱发指向天空，只是谁也不肯离去，固执地在风中坚持。沿途一些萧索的村落，三三两两的农人表情冷漠地在户外进餐，间或有人向我们指指点点。正对公路的墙壁上，残留着一些过去年代的巨幅标语，日晒雨淋墙皮剥落，字迹却还认得清楚，分明写着“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打倒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字样。近公路的一面墙上，用红油漆密密麻麻地写着《基干民兵训练守则》，天长日久油漆淡去，已看不清具体内容。公路上汽车很少，倒时见小四轮拖拉机相向而过，发出刺耳的响声；一拨一拨骑自行车的被我们甩在身后。本来是一块狭长的川道，车越往前走川道越狭，已经看到平原两侧的山峦拔地而起，一座挨着一座，有时像竖起的大刀，有时像高大的檣橹，有时又仿佛两排向上安放的锯齿。山上光秃秃的，多年来各自为战、毫无章法可言的采掘活动，在南岸的山体上留下巨大的创痕。矿山撤走了，开矿的人走了，开山取石留下的创痕却依然如故，看样子即使再过一百年，也未必恢复得了原有的植被。那里有一条著名的大河，可是看不见河里的水和船，也看不见河边的人，只有无边的荒寒，唤起人莫名的惆怅。

T县县城终于到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吉普车开进了一座大院。听见刺耳的刹车声，一位长脸管教从值班室快步走了出来。

“这个先收了。”吕处长跳下车说道。说罢正准备向值班室走，忽然记起司机，又折身走近车窗：“怎么样，反正还早，要不喝杯茶，暖暖身子再走？”

“谢谢，不用了。”刘师傅笑道，说完隔车窗朝我一点头，就把车开走了。

长脸管教看看我，为我打开手铐，又随手将我铐在一棵小柳树的树干上。

吉普车在大院的门口消失了。预审处长回头看看我，什么也没有说，如释重负地走进值班室。对于一个警界老手说来，这样的行动本来没有什么压力。慢说久经沙场的预审处长，就是我本人心里也十分清楚，这样的抓捕几乎不叫抓捕，简直就是手到擒来，完全不必担心一个书生模样的人忽然跳车逃走，法网恢恢，向哪里逃



走？况且心事重重，还戴着锃亮的手铐！事实上，只有那些刚刚入门的下属警员才会神经紧张，唯恐一不小心，让到手的猎物打碎玻璃跳车逃走，或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以至危及自身的安全。警界老手知道，影视上那些警察和罪犯真枪实弹、花样翻新的激烈打斗，多半出自编导的虚构，是外行人对公众的阴谋。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抓捕的过程中是安全的，通常不作反抗束手就擒，除非罪大恶极，一般不会做逃跑或拒捕之类的困兽之想。我就更不会了——有罪的人尚且不跑，我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有罪，为什么逃跑？不过毕竟是亲自出马，在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远程奔波，顺利地完成了一趟令人厌倦的苦差，预审处长还是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然后分开两腿，在一张三人靠椅上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从我站立的位置看过去，值班室不大，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写字台漆成了深棕色，桌面却是黑色，摆满了卷宗材料，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办公用品。有墙将空间完全隔断，形成了南北两个半间相互隔绝的格局。沿隔墙竖着一排高大的奶油色档案柜，看样子一律金属质地，每一层都有一排小柜子，每一只小柜子都门户紧闭，由一把暗锁锁着。值班室正中是一只铸铁炉子，烧着块煤，炉头竖着铁皮管道，在一人多高的位置拐弯伸出窗外，吐出大团大团的煤烟。长脸管教为预审处长沏一杯茶，接着将炉膛捅一捅，再添进一些煤块，试图将炉火弄得旺些，以便为辛苦归来的领导驱寒。预审处长点一支烟，漫不经心地吸一口，却又将手中的烟卷朝烟灰缸里一戳，小声交代一句，提上皮带和手枪匆匆走掉了。

约摸三四十分钟过去，长脸管教忙完了手头的事情，为我卸掉了手铐。他仔细检查了我所带的行李，按惯例将诸如皮带、手表、现金、刀具之类违禁的物品扣下，这才让我提起被褥和一只装满了日常生活用品的网兜跟他走路。

出值班室，沿四层小楼向西，是一座伙房。伙房很大，四个大烟囱，一律冒着滚滚黑烟。正面的墙壁上，是五六个添加煤块的炉门，高低不等，有人正站在坑道里向炉膛添煤。洞开的大门里面，到处湿湿的，几根黑色的橡皮水管随意扔在地上，显出某种程度的紧张和凌乱。里间的灶台上，七八台铝制的大蒸笼，每一台都有一人多高，大汽小冒，一片热气腾腾的忙碌景象。也许是司空见惯，两个炊事员面无表情地朝我们看看，又转身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穿过办公楼和伙房之间的空当右拐，是一个长长的夹道。夹道左侧是一座红砖垒砌的大墙，又高又厚，墙头上稀稀拉拉竖着一些钢筋，拉着几道带刺的铁丝网，想必由于年深日久，大墙通体满是尘土，又因为紧邻伙房，墙头被煤烟熏得黑糊糊的；夹道右侧是四层小楼的后墙，辟出二十多个房间，一律朝北开门，每一间房门上方都伸出一小块门牌，标明“第×讯问室”的字样。大墙与四层楼房之间是一条排水沟，宽二尺许，里面是深深的污水，却丝毫不见流动。大墙正中是一道大铁门，大铁门上又开着一个小铁门，一律上着粗大的铁锁。大铁门上方是一座简易铁桥，与四层小楼在二楼位置接通，两边装着半人高的护栏，宽可容二人并走，将左右两侧的建筑紧紧地连为一体。

“喊：报告班长！”长脸管教说，随即用手朝上面指指。

冬天的阳光本来就淡，又被四周高大的建筑物层层遮挡，兼以悬空的铁桥四处勾连，夹道便更见逼窄和幽暗，显得格外阴冷和压抑。借着幽暗的天光，分明看到一座尖顶的小岗楼高高耸立，透过四面镂空的堞口，看见一位身穿军大衣、佩戴红五星、红领章的年轻哨兵，身背钢枪在那里走来走去。

“报告班长！”我小声喊道。

“大声，再喊！”

“报告班长！”我大声喊道，这一声在我听来多少有些异样。

“进去！”

这是哨兵的声音。

“记住，今后无论进出，都得报告班长。得到许可，才能通过这道门，否则班长有权开枪，你可得听清了，记好了。”长脸管教以关切的语气一字一板地说道。

大铁门上的一只小铁门打开了，我跟着长脸管教一脚踏了进去。

2、收审站三号

眼前是一条四五米宽的走廊，向前伸出约六十多米，被一面大墙阻断。

走廊是半封闭的，地面一律用立砖拼出“《”形纹饰，头顶一律水泥预制板盖顶，将东西两侧的建筑紧紧地连为一体。由于透视的原因，走廊越来越窄，越来越幽暗。两侧的墙壁上，等距离依次排列着一些稍小的铁门，关得严严实实。一股重浊的略带腥咸的潮气袭来，让人感到某种强烈的不适。我们在东侧第一个铁门前停了下来。长脸管教娴熟地转动着钥匙串打开铁门，领我走进一座长方形的院落。院子里一共有十三间房，想必为了通风和采光，一律坐北面南，自西向东一字儿排开，每一间都开着一个大铁窗，窗口一律加装着粗大的铁栅，还装着对开的铁皮窗扇，可以打开，也可以从外面锁闭。每一只铁窗的右侧，是一扇厚厚的小铁门，从外面关闭上锁，每一间铁门上方都有一个白底蓝字的阿拉伯数字编号。

我被关进这一排房的三号房间。小铁门重重地关上了，我听见上锁的声音，接着是长脸管教走出大院的声音和关闭大院铁门的声音。

房间里光线黯淡，似乎什么也没有，非常安静。过了一小会儿，隐隐看清里间一排通铺，上面铺着各色被褥，坐的坐站的站，显出七八个人的轮廓来，只是看不清面目。铺上扔着一些日用衣物，还有几张报纸，看得出是新近出版的《西江日报》，上面有大块的污渍，残破不堪。我大吃一惊：就在这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居然还关着七个人。大家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直勾勾地拿眼睛看着我，似乎在对新的事态进行着紧张的评估。

“兄弟，犯了啥事，也给人弄到这里？”忽然有人这样问道。

紧接着，七个人踢踢嗵嗵跳下通铺，呼啦一下围了上来。

我大吃一惊。这些人夸张的声调和过度的关切，让人很不受用。不禁想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两句著名对白——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随着座山雕一声阴冷奸诈的喝问，八大金刚忽一下凶神恶煞般围了上来，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紧张。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杨子荣突然冷笑一声，对出了最关键的一句土匪黑话——“防冷……涂的蜡！”

“这什么地方？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冷冷地问道。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一个眉心有一小块刀疤的说道。

“是啊。同船过渡，五百年积修。总得报个家门吧？”有人表示赞同。

“无聊！”我极其厌倦和不屑地大声说道。看到这些人吃惊不小，又下意识地缓和了语气：“哦，没什么。……我是说——我们，是不是谈点别的？”

“哈，新来的都一样，虚火挺旺。”一个留小胡子的中年人笑道，“其实也没啥。都是犯了事的。说说心里反而畅快些，没准儿还能给你出个好主意。”

“没错。这里的人，老鸱歇在猪背上，谁不嫌谁黑！”又有人说道。

我注意到这个人，约摸四十七八岁年纪，头戴一顶旧单帽，黄棉袄外面套一件灰涤卡中山装，下身穿一条灰涤卡西裤，嘴唇又肥又厚紫得发青，眼泡鼓鼓的，嘴巴周边满是浓密的胡楂。

“哈哈，老寇说得没错。人人有事缠身，谁也别想从这里轻易出去。当然话又说回来，谁也不可能在这里住一辈子。对不对？”早先说话的刀疤大声说道，“你看，刚才那个小胡子叫路建设，别看他小平头，瘦得像高粱秆儿，可他会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这个小个子呢，”刀疤指着一个又黑又瘦的小青年，“叫钟明亮，自行车盗窃集团的惯偷，常年在本县流窜作案，最高纪录年盗自行车一百二十七辆，偶尔也流窜后山偷盗耕牛，运往关中销赃变现，牟取暴利；戴帽子的这位，大名寇新华，出了名的老流氓、老色鬼，常年跟矿山周边的暗娼乱搞，败坏社会风气，被抓了现行；小匪，别看不言不语，其实是纯种的地痞流氓，常年跟一帮狐朋狗友打架斗殴，欺压良民，罪行累累；张富贵，祖籍关中，神差鬼使窜来本县，给人做了上门女婿，多年来内外勾结，专事拐卖妇女儿童；黄天顺，国营某厂会计，特别擅长做假账，伙同女出纳贪污挪用公款数目不详；曾二牛看似良民，其实心狠手毒，为争农田放水权将村民范某打成重伤。再远一点，隔壁的隔壁，还有后面大院，以及更后面大院里的每一间牢房，都住满了这样的坏蛋。死牢里还关着一个死刑犯，两年时间都定不了案。”

“哈哈！一句话，头顶生疮脚底流脓，都不是啥好鸟。”叫寇新华的笑道。

“哈哈！狗日的朱红军净说别人，怎么不把自家晾一晾？”钟明亮冲着刀疤直叫。

“哈哈！那是那是。本人朱红军，家住本县朱家巷2号，奸污女青年两名，